坡仙集卷之十

奏議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饋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

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撓行市修飾亭館民費自倍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勢丹則勢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貢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勢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勢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勑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

者徒二年、没入財貨克賞。并乞删除元豐八年九月内、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垂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

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弊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弊丹故也。今高麗與弊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垂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私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苟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私意拒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付。或其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

今陳軒等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卽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衞曲子譜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云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爲歸咎于

風、以薄其罪、豈不垂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得不奏、

上圓丘合祭六議劉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劉子奏、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于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

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靜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

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竝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偏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于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于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

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理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

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

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禮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請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恭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于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比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天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伏望陛下詳

覽臣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近世始立女居父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竝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于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

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効于世間、不必皆從于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財散爲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陛下

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而推擇如贊之論閒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

進止

辯黃慶基彈劾劉子

蘇軾劉子奏臣自少年從仕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蒙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于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翹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

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賴州官錢、失入尹眞、欺罪及强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奸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奸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竄逐之意、則已見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

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翹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第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今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淚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

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于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亾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亾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

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于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宿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戒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

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于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于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

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于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

代滕甫論西夏狀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

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于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亾、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意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于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竝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

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
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奔遼東或勸操遂
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
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
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
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
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
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
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
強其國内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
蘭會等州此眞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
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
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
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
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
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
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
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

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于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

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嶮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窮窘貧篋、椎埋發塚之奸、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于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勑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

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爲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然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而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

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
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
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
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
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
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
可勝數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
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
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意使陰求部內
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
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名而勸奬使以告
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
若獲眞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
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
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
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
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偏地盜賊無容足之
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于

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

乞允文彥博等辭避免拜劄子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准內降旨麾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座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于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鼓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于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憫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

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

內制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已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嘆、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于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又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于功名而有厭于富貴、其所以忘身狥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神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禮拜宜並特與免拜詔

勑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耆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爲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

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既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又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已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于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又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蠹蟹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

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于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于朝會、勞於應物、一也、功成身退、欲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弼亮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爲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殺禮以優賢、廟堂之

上猶有足樂則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
蓋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
卿於安佚非卿忘身狥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名用之
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于涕流中道而
歸其義安在宻思一身之樂輕于社稷毋使庶人之
議及于朝廷

又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
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
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宻守
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勑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爲請稱德
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詞斷之于中義有不
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
議

又

勑彦博、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邪、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薦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卽安也、

又

勑彦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粤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羣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著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蔬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于朴斲而遽易于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宏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

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矦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强固、則精神折衝、故蔦呂臣奉巳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疾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夏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强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爾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

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亡欲藏于百姓、以汝爲思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勳如故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生死、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

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于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闔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祗扈殿巖、肅將齊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

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中太一宮眞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

天皇九曜道場朱表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眞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天威咫尺、求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於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耋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者以老而求退、亦

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爲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

勑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況二年于茲諸將所服事既即敘人誰易卿夫擣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門下曾閔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

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
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
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殪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
重職業之久虛宓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
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
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勑宗晟卿以强起就位爲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忘公
爲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
爲政夫聖人以孝弟爲從政而卿以從政爲非孝非
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
致仕不許詔

勑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遺名有道之君
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
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
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褚
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勑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祉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强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銓綜之精、談咲而辨、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外制

劉霆知陳留縣

勑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擇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生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可、

范子淵知峽州

勑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勑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杜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李周太僕少卿

勑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

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于漁樵、不亂羣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于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永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李琮知吉州

勑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于江外、使民安汝、朕則汝安、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勑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
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
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
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其悉乃心施于有
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勑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
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寸筲之才挾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
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
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
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裨重
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
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芟爲欺君喜則摩

足以相懽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趙卨摩勘轉朝議大夫

勑趙克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于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卨少以異才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鼂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羊陸之寄恩威竝著戎夏久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于不世勉及前人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勑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

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于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勑、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酷者志于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恕者志于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嘆、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才、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爲爭臣、有責難愛

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以爲不寃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厭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覿右司諫

勑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已無爲虛心以聽汝等所論益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勑仲尼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舍怒而泥于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邦之選也朕之于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出入館殿益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艸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坡仙集卷之十終